

同庆 5·13 世界法轮大法日



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传出，22年来使全球上亿人身心受益。每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和明真相的人们纷纷给明慧网寄来贺词和贺卡，海外各国则举行庆祝活动，表达对“真善忍”带给生命福祗的感恩。

纽约州参议院表彰法轮大法

【明慧网】美国纽约州参议院自2011年起，每年都颁发决议案，褒奖“世界法轮大法日”，今年再次颁发褒奖状，表彰“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译文如下：

纽约州立法决议案

参议院 4475 号

鉴于，参议院很荣幸纪念 2014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期间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自我提升方法，通过炼功、打坐净化身心；并且

鉴于，这个特别庆祝的日子是纪念法轮大法的传出之日，1992年的5月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之后李先生不辞辛苦地传法；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传播非常之快，靠口耳相传，到 1998 年，估计在中国有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简单易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看书自我提升和炼五套简单的功法；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在生活中遵循“真、善、忍”原则，提升道德水准，相应地，身体健康受益；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追求超越祛病健身，目的是达到生命道德境界的升华；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使人心灵净化、心态平和、身体充满活力，健康与快乐自然相随；并且，使个人能够摆脱不良嗜好和习惯；使家庭和睦；使社区崇尚道德，正面向上；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在提高身体健康方面的奇效和法轮大法的准则，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并且

鉴于，法轮大法是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人群的力量源泉，尽管在其起源地遭受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冒着被关押甚至更残酷的危险，持之以恒地追求精神信仰；

鉴于，法轮大法自 1996 年传入纽约，数以百计的修炼者在大纽约地区的老人中心、公司、健身房、私人住家和警察局等地举办过多个免费



纽约州立法决议案

的法轮大法介绍班；

鉴于，法轮大法被 100 多个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修炼和珍惜，并收到了 3000 多份褒奖；

鉴于，法轮大法为全世界上亿人带来健康与内心的平静；

因此，纽约州参议院经过慎重考虑，通过决议纪念“2014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第十五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祝”，并且，决议通过，该决议敬呈纽约州法轮大法修炼者。◇

从里到外的改变



2014年5月，何宇夫妇在多伦多参加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庆祝活动。

【明慧网】何宇、李菲夫妇1999年在比利时开始修炼法轮功，2003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2014年5月11日，在多伦多市政广场参加“5·13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庆祝活动的何宇和李菲表示：每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都非常感恩。

拥有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的何宇说：“修炼大法把我从里到外都改变了。母亲说我从一个暴躁的人变成一个平和的人，从一个不让人的个性变成了宽容忍让；太太说我从只顾自己变为会关心别人和理解别人。大法

给了我一个从里到外的巨大改变。由于心胸宽广，思想里没有那么多的杂念了，工作起来更专心，家庭氛围祥和。看到我们俩的改变，很多国内的亲友也走入了修炼。”

妻子李菲说，当时先生在比利时留学，由于压力大，身体差，同学给他一本《法轮功》，她和先生读了那本书之后，觉得很好，双双开始修炼。她说：“我从特别情绪化、心胸狭隘的人变成一个能为别人着想的人。十几年走过来，真的感觉很幸福。”◇

谁是“憨包”

【明慧网】三妹和三妹夫一直不明真相，一听我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就哈哈大笑。亲眼看到我身上发生的奇迹也不信，还嘲笑我是“憨包”。

2010年，三妹夫驾驶卡车在一段石头路上行驶，车突然开出路面，三妹夫一惊，将方向盘一转，车才又回到路上。可他的两腿却一下子没有知觉了，他吓坏了，最后是用手按住刹车把车停下的。

三妹夫被送到县医院，医生不敢收，改送州医院，一拍片：脊椎骨碎了一节，碎骨无法找到，只能植骨。手术从一大早一直做到晚上十点。当三妹夫从手术室被推出来时，浑身挂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管子。从他的腰到大腿的胯处都开了刀，取下一块大腿的骨头植在脊椎碎骨的部位。医生交代：一星期之内，一滴水都不能进；后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三妹哭着给我打电话，让我救救三妹夫。我说：“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丈夫了，他学大法，我就送书来！”三妹将电话放到三妹夫耳边，只听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一声：“拿来嘛！”

我赶到医院，给三妹夫念《转法轮》。第一讲才念完，一直说话吃力且根本动不了的三妹夫就说：“我要翻身！”还要求翻身到面朝我念书这一边，给他翻过来后，他对我说：“姐，我要自己看！”我就把书给他放好，他自己看了第二讲，看完后对我们

说：“我肚子饿！”

三妹亲眼见到《转法轮》的威力了，就给三妹夫买了一碗猪脚汤，没想到三妹夫连吞带咽地就吃完了！

这时医生、护士进来，得知不能进食的三妹夫吃了一碗猪脚汤，当即就说：“这回要出人命喽！后果你们自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管。”

三妹夫继续看《转法轮》，第三天，他要求出院。医生、护士都觉得不可理解，让家属写下要求出院的证明，然后用救护车把三妹夫送回家。医院还说以优惠价格卖一个轮椅给他，三妹夫拒绝了。

到家后，三妹夫是由四个壮小伙平抬上床的。第二天，三妹夫想上厕所，从车祸以来多日没有这种感觉。可他喊破了嗓子，也没人答应，无奈他只得自己从床上爬起，扶着窗沿，小步挪到院子里，然后又挪回床上。

一会，三妹回来了，在院里嚷：

“谁在我院子里大便！”三妹夫应道：

“别喊了，是我！”三妹不相信，让三妹夫再走一遍给她看看。三妹夫就又挪到院子里。

三妹激动得又哭又笑：“我以为后半生要服侍你，以为你再也起不来

了啊！没想到法轮功救了你，救了我们全家啊！”两人抱在一起又哭又笑。

三妹给主治医生打电话，主治医生怎么也不信，说：“你叫他明天来复查！”第二天，三妹夫坐车到医院，主治医生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人，又给他拍片子，结果更出人意料：固定在脊椎部位的钢板、螺丝都不见了！

主治医生把三妹夫拉到一边，问：“你是不是回去吃了什么秘药了，快说！不然怎么可能啊？”三妹夫说：

“没啥秘药，我就看《转法轮》，炼法轮功！”主治医生说：“快给我找一本《转法轮》看看！”过几天，三妹夫去送《转法轮》，医生接过书，如获至宝，笑着说：“这本书就送我吧，你肯定还能找到！”

三妹夫这次去医院，是他自己骑摩托车去的。如今，三妹也修炼法轮大法了，夫妻俩都成为法轮大法好的活传媒。（文／云南大法弟子）◇



【丝网花】庆贺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师父。
(青岛大法弟子制作)

青年画家夫妇面临非法庭审

(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小洲村，坐落于广东省广州大学城附近，是一个充满绘画艺术与岭南风味的地方。黄广宇与何文婷夫妇便居住在这里。出租屋内，满是完成和未完成的油画及各种绘画资料。经过警察的抄家与主人的大半年不在，屋内凌乱，画作已落满了厚厚的灰尘，却依然看得出主人对艺术研究的专注。

2013年12月19日，黄广宇与妻子何文婷(何晶)在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区赠送翻墙软件光盘时，遭不明真相的学生恶告，被该校保卫处绑架至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小谷围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在番禺沙湾看守所至今。何文婷绝食抵制迫害，遭到警察残忍的暴力灌食。两位年轻的画家在不见天日的看守所内承受着身心的巨大痛苦与压力，面临非法庭审。

铁窗内，何文婷写到：“一扇窗，隔住了两个世界，一堵淫威高墙劫持了人们的道德和判断，一个坚不可摧的正念，可以伴我抵御惊涛骇浪，这页揉皱的卫生纸记载着无以言说的血泪和期盼！……”“今天上午被绑去强迫灌食，五六个警察、男犯按住我的手、脚，往我鼻里插胃管，痛得我几乎昏厥过去，呕吐不止，眼泪不断，我听到自己惨痛的尖叫，以前，



何文婷

黄广宇



中共酷刑：强制灌食（绘画）

只是在网上看到过这种灌食迫害，如今，我也经历着……”

何文婷，又名何晶，笔名曲童，师从李正天、艾欣，学习美学、哲学和油画。15岁加入永州市作家协会。

在多家杂志发表小说和漫画作品，著有诗歌集《拂尘》。

黄广宇于201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是中国后现代研究所硕博连读生，也是小有名气的青年画家，其油画技巧多次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黄广宇曾独自去敦煌莫高窟，看着曾经的圣地如今人杂叫卖，他很失落迷惘，觉得神已不在这些地方了。2010年，他拜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真善忍”的法理折服，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

看到许多年轻学子在中共谎言蒙骗下看不到真相，黄广宇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真相传给大家。妻子何文婷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也因为深刻了解年轻人对真相和人生真谛的渴求，因而他俩想把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翻墙软件送到年轻学子手中，让他们多一种了解真相的渠道。夫妇俩的善举却招致迫害。

两人被绑架后，他们的亲朋好友备受煎熬。何文婷的狱中手稿传出后，得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密切关注。家属不知为什么法院将非法庭审时间一改再改，由5月4日改至5月13日，又以法官没空为由改为5月20日。希望正义的人们关注黄广宇、何文婷夫妇的安危，帮助这对善良的青年早日与亲人团聚。

王国祥在公主岭监狱被迫害的奄奄一息

长春法轮功学员王国祥于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被绑架并非法判刑五年，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被绑架到公主岭监狱，现在被迫害得奄奄一息。据悉，监狱已同意放人，但必须是家属去接。

王国祥曾二次遭劳教迫害：二零零二年被非法迫害在吉林省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被恶警用三角带（一种极其凶狠的刑具，三角铁用缠上铁丝，打一下就带下来一块肉）、斧把、镐把、竹板、胶皮警棍、八号铁丝、高压电棍、藤条、铁管子、柳条、马

莲根地板刷子毒打；在零下40℃被扒光衣服用深井水浇在身上，然后打开窗户在寒风下冻；被上大挂等等酷刑折磨。曾被反铐着打了一上午，衣服被撕烂，被剥光上衣、挂上大牌子写着诬蔑大法师父的话，在全队游行。二零零五年四月，第二次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被恶警以所谓的谈话为名，从九、十点钟一直谈到凌晨二、三点钟，连续多日进行折磨；被强迫坐塑料小板凳、大理石地面；被用手铐将两臂拉直铐在床边上，三、四天才打开手铐，接着二

十多天被强迫坐在床边不让睡觉；后来又曾连续15天不让睡觉，强迫“坐板”被迫害致脑出血，生活不能自理。

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被绑架后，第二天被辽源市公安局东吉分局恶警毒打和用电棍电。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邮政地址和电话：吉林省公主岭市1002信箱 邮编：136100 电话区号：0434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监狱长 安平：6282001 6289753 宅电：6452267；

副监狱长刘永安 6282002，苏宝臣宅电：—6201399

是谁冒用我爸爸的名字骗人？

文／吴佳林

我叫吴佳林，是吴炳达的女儿。2013年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弟弟突然告诉我说，发生大事了，叫我上网输入我村地址——新安镇老屋地村。我震惊地发现，我爸爸的大头像被贴在上面，有文章以爸爸的名字做标题，说什么误信消业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一看就哭了，以为爸爸又被绑架了，受不了压力才违背良心说话。

因为里面说的情况全是假的，特别是写我爸爸不肯住院，后来快没命了，在子女的泪光下被送进医院……我看得都恶心，我们从来都没有那样做过。

我一边哭一边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接到电话也很生气，他说：“有事吗？没事别浪费话费。”

我们家住在偏僻农村，爸爸从来不上网，手机打字都不会。听了网上的事，他说那是乱编的，家里好好的，他整天去地里干活，哪里也没去，也没有人来找过他。他绝对没有说过法轮大法不好的话，叫我别理就是了。

后来我们回家说起这事，爸爸说，可能是以前他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绑架时，不断地对那里的人员讲真相，讲修炼后身心健康的事，所以他们就知道了一点我家的情况，以致后来以假乱真，那张照片可能是出狱时拍的。至于那个作者“颜子明”，他根本不认识。

是谁冒用我爸爸的名字骗人？我只想说，爸爸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人显得很年轻，很精神，这对于曾经因胆结石而切除了胆，还要干苦活的老农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爸爸十几年来不用吃一粒药，当然更不用去医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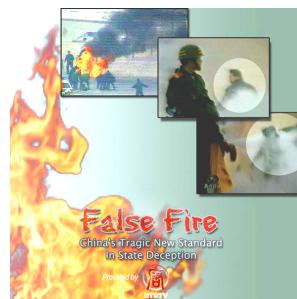
现在每当别人问起我家的住址要“百度”（搜索）时，我就会心痛！“颜子明”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



【绘画：秋月奔忙】作者：大陆法轮弟子。画面描绘了两位青年女法轮功学员，利用下班的时间在月色中粘贴真相资料，希望人们摆脱中共谎言，拥有美好的未来。

盗用我爸爸的名字？侵犯了我爸爸的姓名权，随意诽谤他人，损害爸爸的名誉，让我的精神也受到损害。◇

编注：中共迫害法轮功，其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所以在疯狂销毁法轮功书籍、血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控制喉舌媒体制造了无数谎言，什么“1400例”、“天安门自焚”假案等等，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这也是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清真相的原因。



国际获奖纪录片《伪火》，曝光了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假戏的诸多破绽，如所谓的自焚者刘春玲不是被火烧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而倒地。《华盛顿邮报》记者到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邻居们说没见她练过法轮功。

过了一段时间，亲戚又来看我，这回“曹舅”没来，亲戚告诉我：可出笑话了，上次“曹舅”回去不久，就因为信教的原因被抓走一个多月，在看守所受了不少苦，长了一身疥疮，出来后他大骂共产党，还说：“没想到做好人竟被共产党关进去了！”

亲戚说，这回“曹舅”明白了，所以不好意思来看你了。

“曹舅”让人哭笑不得的经历让我想起很多不明真相的中国人也有同样的误区，认为“共产党没有公开镇压宗教，为何单单迫害法轮功”。

其实不是这样的。共产党产生于西方，因为它反天、反地、反宗教而被西方抛弃。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

共产党是一个以无神论为教义的害人邪教。真正叫人做好人的正的信仰，都是它要反对和打击的。

岁数大的人都知道，五、六十年代和文革期间，各种宗教受到的迫害也是很严酷的，所谓“破四旧”，许多寺庙佛像被毁，僧人、道士被批斗。

现在中共为了装点门面，表面上允许被其“统战”的一些宗教存在，被“统战”的一些宗教首领，本身就是亲共政客甚至是中共地下党员，比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宗教首领也坐在那里开共产党的“两会”。这些“学中共文件，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宗教组织，已成了中共的附属组织，其中很多人并非在信这个宗教的神了。



“曹舅”的醒悟

【明慧网】前些年我被关在黑狱，一天，亲戚来看我，还带了一个信教的朋友，让我呼之“曹舅”，“曹舅”劝我说“你要顺从共产党”，我跟“曹舅”解释我们修炼法轮功是锻炼身体，做好人，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人不应该因信仰“真善忍”而被关押迫害。“曹舅”听不进去，高声说：“你看我信宗教，怎么好好的？”